

走近心中的喀喇昆仑

■聂春兰

家人

那天，汽车行至新疆叶城新藏线零公里处，我的内心格外激动。

“看，喀喇昆仑！”循着战友的声音望去，巍峨屹立于帕米尔高原的“昆仑三雄”，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不禁在心中感慨：“哥，我见到喀喇昆仑了！”

20世纪70年代，哥哥参军入伍，来到西部边疆。听父亲说，他要坐好几天火车和汽车，才能抵达部队驻地。母亲对儿子日思夜想，常常站在家门口朝车站的方向张望。我当时少不更事，看到母亲怅然的样子，好奇地问：“哥去哪里当兵了？”母亲从未出过远门，不知如何描述哥哥当兵的地方，就说：“在很远的地方，听说在天边上。”

从此，“天边上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后来，哥探亲时，我好奇地问他：“天边上是哪呀？”哥说：“在喀喇昆仑山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读哥从高原寄来的信，成了我家像过年般高兴的事。每逢这时，父亲准会提早下班，召集家人一起看信。父亲读信时，母亲就小心翼翼地拿着信封，听到高兴处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则兴奋地围着父母转圈。

从一封封来信中，我们熟悉了哥的成长进步。他先后当上了勤务员、副班长、班长，还光荣地被选拔去学开车。父母把这些好消息成天挂在嘴上，逢人就夸哥是好样的。哥寄来的信，信封上都盖着一枚三角戳，看起来像座巍峨的山。年幼的我，将它视作了哥口中的喀喇昆仑山。

那天，我们在一片平坦的地方停下来稍作休息。我掏出揣在身上的口琴，吹了一曲《妈妈的吻》。由于身体出现了高原反应，我吹得断断续续，但望着周围壮观的景致，心中又升起莫名的感动。

哥第一次探亲时，给我带的礼物就是这把口琴。我闲来无事时，就照着说



美晨绘

明书练习，学会的第一首曲子，便是《妈妈的吻》。这首歌曲，也是哥为家人表演时，吹得最好听的曲子。后来，每逢学校举行文艺活动，我都会踊跃上台进行口琴表演。

哥探亲期间，去看望亲戚和战友家人都会带上我。哥身材高大，穿军装威武挺拔，常常引来羡慕的目光。我这个“小尾巴”，站在哥的身边，心里格外自豪，对军旅的向往之情悄悄萌芽。

哥看出我们的来意，扶起车窗，摆了摆手，说那套军装是不带走的。我看到哥的眼眶有些湿润，他扭过头，不再看我们……后来，我才知道那套军装是哥有意留在家里的。那次任务紧急，他想给家人留个念想。

当时，4年一次的探亲假，让哥对家乡难免感到熟悉又陌生。每次只要外出，他都会时刻牵着我的手。正是在这种陪伴中，我听哥讲了许多与喀喇昆仑山有关的故事。它们如山脉一样，绵延亘长。

此时，我们所在的海拔越来越高，气温也低至零下。我想起哥给我讲过的一件往事。那年，大雪毫无征兆地提前封了山，官兵过冬的物资被困在了半路上。哥所在的运输小分队，只好租用地方的牦牛马匹，将物资送上山。一路

走着，母亲不停地在家里踱步。忽然，她发现柜子里放着一套崭新的军装。母亲抱上军装，拉起我的手就往车站奔。当我和母亲气喘吁吁赶到站台时，列车即将启动，幸好哥坐在靠窗位置。

哥走后，母亲不停地在家里踱步。忽然，她发现柜子里放着一套崭新的军装。母亲抱上军装，拉起我的手就往车站奔。当我和母亲气喘吁吁赶到站台时，列车即将启动，幸好哥坐在靠窗位置。

哥走后，母亲不停地在家里踱步。忽然，她发现柜子里放着一套崭新的军装。母亲抱上军装，拉起我的手就往车站奔。当我和母亲气喘吁吁赶到站台时，列车即将启动，幸好哥坐在靠窗位置。

哥走后，母亲不停地在家里踱步。忽然，她发现柜子里放着一套崭新的军装。母亲抱上军装，拉起我的手就往车站奔。当我和母亲气喘吁吁赶到站台时，列车即将启动，幸好哥坐在靠窗位置。

高原礼物

■刘宇轩

曾说过：“如果不上一趟高原，这个兵当得就有些遗憾。”

母亲这样对我描述父亲的工作，说他在单位是有名的工作狂。她还曾打趣父亲：“单位离了你就不转了？”父亲回了一句：“好眼力，我们单位离了我能转，但转得不一定这么麻溜了。”

小时候，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有些模糊。早晨，我还没有醒，他就上班去了；晚上，他深夜到家时，我又睡着了。父亲隔三岔五会出差，要是上高原，离家时间会更长。父亲每次上高原前，母亲都会为他做足准备，将擦脸油、红景天、维生素片等塞进父亲的行囊。她左叮咛、右嘱咐：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要注意身体，尽量不要做剧烈运

动，篮球就不要打了，少洗头、少洗澡，千万别感冒了……这些高原常识是母亲四处搜寻而来的，花了不少工夫。父亲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她牵挂的地方。父亲第一次上高原，一走就是大半年。我当时年纪小，每天放学回家，进门就四处寻找父亲的踪影。终于有一天，父亲定下归期，我兴奋地在屋里又蹦又跳。

父亲回来那晚，我紧紧抱住了他。他的脸看起来有些陌生：额头鼻梁上的皮肤裂开了，脸颊和嘴唇有些发紫。

“爸爸，妈妈说你去的很苦。”我说。

“是有一点苦。你看爸爸的脸，这就是高原送给爸爸的‘礼物’。”父亲笑

着说。那一晚，父亲说的话，如同一颗种子，埋进了我的心底。他说，能在高原扎根并以苦为乐的人，一定是顶天立地的人。

高考后，我填报了军校。对此，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感到惊讶，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我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，父亲又要返回高原了。临行前，他对我说：“穿上军装，肩上了就有了责任，只能勇往直前，不可畏难退缩。”

虽然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军校生活还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。每当我感到信心不足时，总能收到父亲来自高原的安慰。

前不久，父亲还给我寄了两件礼物，一块形状似中国地图的“高原石”，一把长15厘米左右的“红柳剑”。寓意不言自明。“高原石”代表边防官兵心中的责任使命；小小的“红柳剑”，代表官兵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技能，剑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面对“高原石”和“红柳剑”，我对父亲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父亲说过的话，再次在我耳边回响：“穿上军装，只能勇往直前，不可畏难退缩。”

这次，因为任务需要，我终于走近喀喇昆仑。在一个点进行习服时，激动之情几乎掩盖了我身体上的不适。洗衣房、晾衣房、阳光书吧、便携吸氧机……生活设施非常齐全。吃过晚饭后，我走进蔬菜大棚，拨通哥的电话，决定告诉他我看到的一切……

喀喇昆仑山，一直在我心中。

这次，因为任务需要，我终于走近喀喇昆仑。在一个点进行习服时，激动之情几乎掩盖了我身体上的不适。洗衣房、晾衣房、阳光书吧、便携吸氧机……生活设施非常齐全。吃过晚饭后，我走进蔬菜大棚，拨通哥的电话，决定告诉他我看到的一切……

着说。

那一晚，父亲说的话，如同一颗种子，埋进了我的心底。他说，能在高原扎根并以苦为乐的人，一定是顶天立地的人。

高考后，我填报了军校。对此，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感到惊讶，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我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，父亲又要返回高原了。临行前，他对我说：“穿上军装，肩上了就有了责任，只能勇往直前，不可畏难退缩。”

虽然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军校生活还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。每当我感到信心不足时，总能收到父亲来自高原的安慰。

前不久，父亲还给我寄了两件礼物，一块形状似中国地图的“高原石”，一把长15厘米左右的“红柳剑”。寓意不言自明。“高原石”代表边防官兵心中的责任使命；小小的“红柳剑”，代表官兵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技能，剑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面对“高原石”和“红柳剑”，我对父亲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父亲说过的话，再次在我耳边回响：“穿上军装，只能勇往直前，不可畏难退缩。”

橄榄花送给兵妈妈

■张玉锋

情到深处

我的迷彩服静静地挂在衣柜里。衣袖上有一处用针线缝过，是我学着母亲的手法补的。这个夏夜，臂章上金色的橄榄枝，随着月光的流转，摇曳起来。窗外的树影，投在洁白的床单上，如同一簇簇橄榄花。我躺在床上，抖开“豆腐块”，思绪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。它此刻应该已枕在太湖的臂弯中酣睡，像躺在母亲怀中微微出汗的孩童。

不知此刻，我的母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有没有入睡。

前段时间，母亲总提起膝盖疼痛。我一再要求，她才同意前往我原先所在驻地的部队医院就诊。我大概能猜到她的心情，独自去医院，心里多少有些没着落，但对于部队医院，她又有一种天然的亲切与信任，最终还是答应前往。

这对千里之外的我来说，也是一种煎熬。母亲独自坐车前往医院的那晚，我躺在床上夜不能寐。直到想起之前的就医经历，想到护士对军属的主动问候与关怀，想到明净窗口上写着的标语“军人军属优先”，我的心才踏实了一些。

第二天，母亲接起视频电话时，我看见她将我留在家里的一件体能服穿在了身上。我离家在外的日子里，这件衣服被母亲视作女儿对她的陪伴。病房窗外茂盛的橄榄树上，一簇簇洁白的花藏在莹莹绿叶间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一只只展翅欲飞的蝴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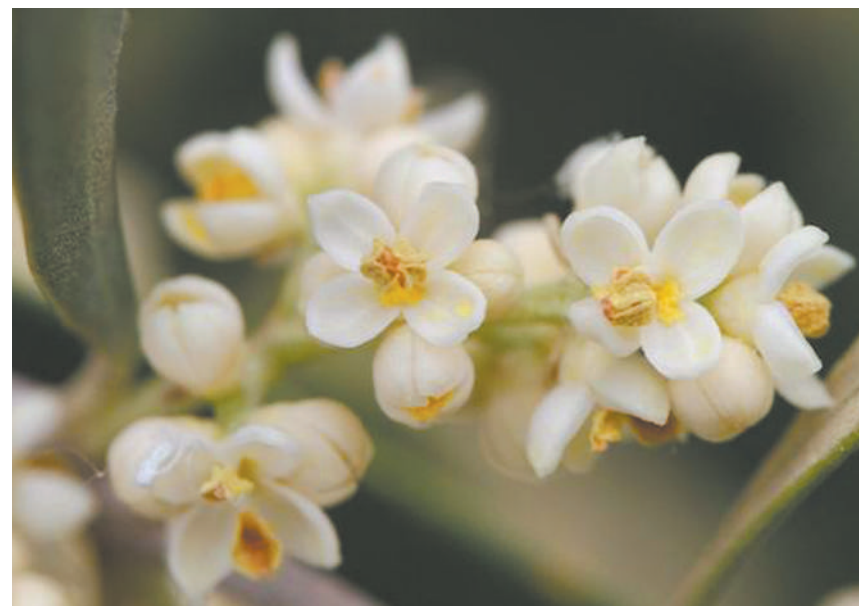
我离开家到部队，已有4年。这4年里，我从懵懂稚嫩的女孩成长为一名女兵，又有幸成为一名军校学员。人们常说，兵妈妈都很坚强。18岁之前，我从未离开过母亲。对母亲深深的依恋和牵挂，伴着我走过北国的风雪、走过江南的春天。

家里的桌上，一直摆着我寄回的书信和照片。书信纸页有些泛黄，塑封过的照片边角也有些翘起，那是母亲时常端详的印迹。墙上贴满了人武部发的拥军日历，书柜里放着喜报、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奖章……我虽不在家，但家里处处有我的影子。

一连四个冬天，母亲为我织了好几条围巾，被我珍藏在衣柜里。那些长长的、柔软的围巾，用爱与牵挂织就，成为我们母女间温暖的纽带。

凌晨时分，我穿上迷彩，抵达哨位。母亲应该已经进入梦乡。我又想起了与她视频通话时看到的那一簇簇蝴蝶似的橄榄花。它们随着夏夜的晚风，穿过千里，飞到我的心尖上，静静地栖息着。

我想，每一位军人的母亲，都应当收到一束“橄榄花”。



一簇簇橄榄花。作者提供

两情相悦

“西沙婚戒”

■谭巴成

婚礼那天，柔和的灯光洒在妻子洁白的婚纱上。她站在我面前，身后的大屏幕播放着我制作的求婚视频——碧海蓝天之间，点缀着几片轻盈的云。椰林享受着日光浴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大海美得让人陶醉。在沙滩上，我写下妻子的名字，又画了一颗心，将戒指轻轻地放在心中中央。

我酝酿许久，选择在这浪漫美丽的地方告白：“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，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。嫁给我吧！”

视频播放完毕，爱人的眼眶早已湿润。那枚用来求婚的戒指，是我在接到上岛任务前，悄悄买下的。妻子喜欢大海，得知我要去西沙，心里既不舍，又为我感到开心。

出发那晚，月光幽冷，远方的山，轮廓分明。战友小李目光如炬，把紧方向盘，在呼呼的风声中，载着我一路向码头驶去。我将戒指放在贴近心脏的口袋里，决定带着它一起前往海岛。

第二天清晨，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海面。我站在甲板上，身体随着海浪上下起伏。海浪拍打着船体，海鸥一路跟随。太阳泛着微微红光，一点一点从海面上探出头。上岛的那一刻，我便深深

爱上了这里。小岛生机勃勃，海草丛吐露着红心绿叶，抗风桐挺拔向上，海鸥和军舰鸟自由地飞翔，把天空和大海分隔开来。礁壁上“祖国万岁”4个大字，分外醒目。小岛不大，像一颗明珠，镶嵌在美丽如画的海上。

洁白的沙滩上，常年驻岛的战士正在操练。看着战士独特的肤色，带我们熟悉环境的班长说，用不了几天，就能像他们一样。

傍晚，明月升起。退潮后的海面，闪烁着点点星光。电话里，爱人问我在哪里。我说，正在“北京路”上散步呢。因为心向祖国，所以这条路被命名为“北京路”。行走在这条路上，我不禁想起远在北京的她。

爱人听完后，咯咯地笑了。灯塔、沙滩、椰树林、主权碑……那些日子，我走遍了岛上的每个角落。

离岛那天，怀着眷恋和不舍，我将湿润的海风和漫长遐迩的海岸线深刻在心底。那枚小小的戒指，我给它取名“西沙婚戒”。

这天，我终于可以将这枚充满深意的戒指送给爱人。当伴娘捧着戒指盒缓步上台，我轻轻握起妻子的手，郑重地将“西沙婚戒”戴在她的无名指上。

家庭秀

依偎在父亲的肩膀上那份坚实与厚重
诠释着父爱的力量
他讲述着一个个灿烂的名字
那么火红，那么坚韧
像极了满天星斗
闪烁着耀眼的光芒
陈赫配文

定格

陆军某旅干部管理的妻子和儿子来队探亲。图为管理一家三口参观旅行社。

张志杰摄

